

诺贝尔文学奖 经典书系

日瓦戈医生

(苏联)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张睿君◎译

Doctor Zhivag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RIWAGE YI SHENG

诺贝尔文学奖 经典书系

日瓦戈医生

(苏联)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张睿君◎译

Doctor Zhivag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联)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著; 张睿君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5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书系)

ISBN 978-7-5396-5607-6

I. ①日… II. ①鲍…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219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策 划: 武 晶

责任编辑: 姜婧婧

装帧设计: 金刚创意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010)85981657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6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物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尤拉、尤罗奇卡）——医生，西伯利亚富商日瓦戈的儿子。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日瓦戈——日瓦戈医生的母亲。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日瓦戈（冬妮娅）——日瓦戈医生的妻子，格罗梅科教授的女儿。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日瓦戈医生的岳父，著名化学教授。

安娜·伊娃诺芙娜·格罗梅科——日瓦戈医生的岳母，西伯利亚企业家克吕格尔的女儿。

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日瓦戈医生同父异母的弟弟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伟杰尼亚平——日瓦戈医生的舅舅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帕莎、帕申卡、斯特列利尼科夫）拉拉的丈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俄军尉官，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指挥官，战功卓著，后被迫自杀。

阿玛利亚·卡尔罗夫娜·吉沙尔——拉拉的母亲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安季波娃（拉拉）——帕·帕·安季波夫的妻子，女裁缝店主吉沙尔的女儿。

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先为日瓦戈医生父亲的私人律师，后来成为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部长，一直对拉拉纠缠不休。

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加利乌林（尤苏普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俄国尉官，十月革命后参加捷克军团，学徒工出身。

吉马泽特金——加利乌林的父亲，铁路工人大院的看门人。

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克吕格尔的瓦雷金诺领地管家，立宪民主党成员。

利伟里·阿韦尔基耶维奇·米库利钦——游击纵队领导人，阿·斯·米库利钦的儿子。

米沙·戈尔东——日瓦戈医生童年好友，知识分子，同日瓦戈医生一直保持友谊。

尼卡·杜多罗夫——日瓦戈医生童年好友，大学教授，同日瓦戈医生一直保持友谊。

前 言

从小被富商父亲遗弃的尤里·日瓦戈，在十岁的时候失去母亲成了一名孤儿。舅父将他寄养在格罗梅科教授的家里，与教授的女儿一起成长，两人长大后成了夫妻。

日瓦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参加前线的医院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回到莫斯科。日瓦戈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是十分欣喜的，但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原因，日瓦戈一家的生活十分困苦，最终他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来到了乌拉尔。

在乌拉尔，日瓦戈过得并不快乐，他无法行医，也无法写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女友拉拉。拉拉是红军高级指挥员斯特列尼科夫的妻子。没过多久日瓦戈被劫到军队中当医生。一年之后他逃回到尤里亚金市。而此时他的岳父和妻子冬妮娅已经回到莫斯科并且流亡在外。红军胜利后，一些党外的军事专家，如斯特列尼科夫被当作第一批镇压的对象，而拉拉和日瓦戈也有被捕的危险。最终日瓦戈为了活命，走回了莫斯科，被弟弟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在他上班的第一天就心脏病发死在了人行道上。

因为这本书，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作者拒绝领奖。这本书把俄国革命时期人们的徘徊、痛苦，以及革命带给大家的改变描写得淋漓尽致。

目录
Catalog

- 第一章 行驶在傍晚的特别列车 /1
- 第二章 来自不同世界的女孩 /18
-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43
- 第四章 终将来临的时刻 /66
- 第五章 告别旧时代 /96
- 第六章 莫斯科宿营地 /129
- 第七章 搭火车去瓦拉尔 /168
- 第八章 抵达 /206
- 第九章 瓦雷金诺 /220
- 第十章 公路 /236
- 第十一章 林中兄弟 /248
- 第十二章 鹿梨树 /267
- 第十三章 带雕像的房子对面 /287
- 第十四章 重回瓦雷金诺 /322
- 第十五章 终结 /363
- 第十六章 尾声 /394

第一章 行驶在傍晚的特别列车

《永恒的安息》的歌声伴随着送葬的队伍向目的地进发。在歌声的间歇，人们仿佛能够听到风声、马蹄声以及人们的脚步声仍然继续演唱着之前的音乐。

围观的人们自觉地为送葬的队伍让开一条路，他们数着放在路旁的花圈数量，并且祈祷着。有些好奇的人询问：“是哪一家的人啊？”“是日瓦戈家。”知情的人回答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但是是他的太太，不是日瓦戈。”“其实都是一样的，只希望她能够享受真正的安详。不过这次的葬礼还真是体面啊。”

每一分一秒和亲人相处的时刻都是短暂的，像流水一样不能重复。牧师站在棺木旁念着告别词“上主以及他所拥有的大地，和在这地上的所有一切”。在念完的那一刹那，牧师也在胸前画完了十字，并且将泥土撒在了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在这之后人们又开始唱起了《义人之魂》，然后开始一阵忙碌：将棺盖盖上钉牢，放进已经挖好的墓穴中，并且迅速地将泥土撒进墓穴，一个坟堆很快就建好了。一个看起来只有十来岁的小男孩正在努力地爬上坟堆。很多人想起这一幕时，总是感觉男孩在和埋在里面的母亲诉说着他的心事。

男孩抬起头，一双大眼睛迷茫地看着四周萧萧的秋景以及远方修道院的圆房顶。他将脖子伸长，尽力掩饰着不断抽动的鼻子。就像是一只小狼在发出嚎叫之前的准备动作。没一会儿小男孩用双手将自己的脸挡住，哭泣声从指缝传了出来。一阵冷风将冰冷的雨拍打在他小小的脸上和小手上。这时一个黑衣男子走向了男孩，这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伟杰尼亚平，他是小男孩的舅舅，也是死者的亲弟弟。他之前的职业是神父，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他又还俗了。

只见他踱步到小男孩的身前，将他领出了墓地。

这天晚上，他俩休息在尼古拉舅舅之前当神父的修道院里。善良的人们为他

俩准备了一间屋子。而这天晚上恰好是圣母祈祷节的前夜。两个人准备明天沿着伏尔加河南行，在尼古拉舅舅工作的出版社落脚。房间里放着他们早早整理好的行李以及车票。在这个安静的夜里，两个人能够听到距离房间并不遥远的火车站传来的火车喘息声。

这天晚上的温度比往常低一些。屋子的两扇窗和地面几乎就要挨在了一起。如果从这两扇窗户向外看，只能看到一个似乎很久都没有人耕种的菜园，一段结冰的小路，还有葬着尤拉母亲的墓园的一个小角落。在菜园的角落里有几株矮刺槐和一些冻僵的卷心菜，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能够证明这里是菜园的痕迹。那些靠在墙角的刺槐随着风在摇摆，但是很快就又无力地趴在了地上。

午夜，一阵敲击窗户的声音把正在睡觉的尤拉吓醒了。一种令人恐惧的白光透过玻璃射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尤拉披上衬衫，蹑手蹑脚地跑到窗户前面，将小脸紧紧地贴在窗户上。

但是除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外，尤拉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葬着母亲的坟地，看不到荒凉的菜园，也看不到结了冰的小路。这场风雪就好像在和尤拉对峙一样，不断怒吼着，拍打着窗户，似乎要倾尽所能将尤拉吓跑。那无尽的白色好像把天地连接在了一起，整个世界的主人已经变成了风雪，除了白色什么都看不到了。

尤拉想要穿上衣服，去拯救那些被暴风雪掩盖的卷心菜，他觉得如果现在不去把它们弄出来，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但他更害怕的是母亲也随着风雪向地下更深的地方走去，他俩的距离再也不能缩短了。

尤拉止不住抽泣着，但是这一切马上就停止在舅舅醒过来的那一刻。舅舅试图用耶稣基督来安慰尤拉，但是结果并不显著。最后舅舅打着哈欠站在窗户前，静静地想着一些问题。然后天渐渐地亮起来了，他们将衣服穿好。

其实尤拉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将自己和母亲抛弃了，直到母亲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刻尤拉还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是日子显然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提并论。在这之前尤拉的母亲一直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在彼得堡做生意，参加展览会的。

尤拉的母亲一直身体不太好。自从得了肺结核，法国以及意大利的疗养胜地

简直成了她的另一处家。但是尤拉仅仅和她一起去了两次，其余的时间都是被陌生人照顾，等着母亲的回来。每次照顾尤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尤拉从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在这样神奇的背景下，尤拉渐渐觉得父亲的不出现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在尤拉的记忆里，家乡的很多东西都是以他们家族的名字命名。比如银行被称作“日瓦戈银行”，工厂也叫作“日瓦戈”，还有一些大楼也被称为“日瓦戈”。在他小时候有一种领带夹也是日瓦戈牌的，最令人惊讶的是糖酒蛋糕也被称作“日瓦戈”。在家族鼎盛时期，如果你告诉赶雪橇的人你的目的地是日瓦戈，所有莫斯科的车夫都会说你想要去的地方是传说里的金银城。那时的日瓦戈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那里是广袤而安静的桃花源。路过丛林，被惊醒的乌鸦会把树上和自己身上的积雪抖落，它们的叫声仿佛是被积雪压断的树枝的回声。成群结队的纯种狗在新建的房屋前面的空地上愉悦地奔跑。再往前看一点就发现那些灯火已经点亮了整个夜空。

但是，仿佛一夜之间灯全灭了。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在1903年的夏天，尤拉和尼古拉舅舅在太阳下一起乘坐双马敞篷车穿过一大片麦田，来到了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家里，他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撰写普及性读物的作家。他住在杜普良卡的一个庄园里，这座庄园的主人是一名绸缎商人——科洛格里沃夫，他是有名的艺术赞助家。

尤拉和舅舅出发的那天恰好是喀山圣母节。田野中几乎都没有人，但是这时候正是农民收割小麦的时节。也许是因为过节，也许是因为人们需要午休。高高的日头照着这被收割了一半的麦田，在尤拉眼里就像是那些没有被剃完头发的犯人。一些不知疲倦的小鸟一直盘旋在高空中，小麦弯着自己的腰杆，应该是被沉重的头压弯的。在麦田的尽头可以看到已经收拾好的小麦被整齐地捆在一起堆成了麦垛。如果你一直盯着这麦垛看，就会觉得他们在不断地移动，就像测量土地的工作人员一样测量水平线上的长度。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奇地向帕维尔提出问题：“这个麦田的拥有者是谁啊？是地主的吗？还是佃农的？”斜倚在马车驾驶座上的就是帕维尔，他是报馆

老板的仆人。看着帕维尔那副叠着腿耸着肩膀的样子就不像是个驾驶马车的行家。

过了很长时间，帕维尔才回答道：“这边的全是老爷的。”吸了一口烟后用马鞭指着相反方向的麦田说道，“那些是佃农的。”然后他举起鞭子吆喝着马车，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马的腰和屁股。这两匹马就和其他的马一模一样，看起来一点都不精神，蔫不唧的。一匹被套住的马只能踏踏实实地拉着他们三个，而那匹没有被套牢的马只是伸着脖子无聊地打着哈欠。

尤拉和尼古拉此行的目的是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讨论一下修改原著的事情。因为当局对出版物检查的尺度掌握得越来越严格，所以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这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被老板打了回来。

尼古拉和帕维尔一直聊着天：“你知道这附近的村里有一个商人被村民砍了头，简直是太胆大妄为了。除此之外他们还烧了县立的传种马厩，你是怎么想的啊？村里有人讨论这件事情吗？”

帕维尔看起来十分悲观，可以说比检查沃斯科博伊尼科夫这本著作的检察官还要悲观，还要激烈。

“这帮人，简直没法形容，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当局对他们的态度太好了，这完全不能对他们起到约束作用。如果现在你给他们一条绳子，马上上帝就会知道最先被吊死的是你还是我。”说完又扬起了鞭子，催促着马快一点。

这不是尤拉第一次和舅舅来到杜普良卡，所以尤拉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完全知道如何才能到达。他十分熟悉这段穿过田野与树林的小路，每次仿佛要到尽头的时候他就想这时向右转就能看到离自己还有十俄里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可惜田野之后一直是田野，只是被树林遮住了面孔。尤拉十分喜欢这大片大片的田野，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心情是积极的，在这里他能够想象自己的将来。

而这时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还没有写出任何一本让自己出名的著作。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构想，只是不知道如何将自己脑子里的想法用最贴切的文字进行表达。这就像天注定的一样，一个伟大的当代作家即将出现，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位拥有革命构想的哲学家以及教授。尼古拉可能还不曾想到自己在将来成了一个和那些拥有相同关注点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些人和他最大的

不同是，他们一直是教条主义的信奉者，满足在字词的表面含义上。但是尼古拉已经脱离了教条主义，不拘泥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革命理想主义，在不断地前进。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接地气和激励人的想法。这个观点能够使革命者看到明确的未来，这个观点应该像夏季的闪电和雷声，让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他期待着一个新鲜事物的来到。

尤拉喜欢和能让自己想起母亲的舅舅在一起。因为尤拉继承了母亲那颗自由的心灵，喜欢所有新鲜的事物，而他最令人称赞的地方就是他尊重和热爱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他对于接受新鲜事物有超高的天分，而且他能够将自己那些还有意义并且充满活力的想法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

尤拉对于舅舅带自己去杜普良卡这件事是十分高兴的，因为他喜欢那个美丽的地方，还有那里让他想起自己喜欢大自然的母亲，在母亲还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他们俩经常去田野中散步说话。

他还喜欢那个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的尼卡·杜多罗夫。尼卡大尤拉两岁，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握手的时候，尼卡总是将胳膊使劲向下压并且低着头，这样尤拉就看不清他的脸了，因为垂下的头发挡住了他的额头和半张脸。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嘴里一直在念着需要重新修改的稿件《贫穷问题的关键》。

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边说着一边修改着稿子：“将‘关键’变成‘要素’会不会好一点。”

他们在阳台上工作，因为天已经不早了，所以即使阳台全是玻璃，光线依然不够充足。地上乱七八糟地放着用于浇花的水壶，而角落里是一双全是泥巴的靴子，在一张椅子的靠背上有一件雨衣。

“在‘反方面，我们可以从出生和死亡的统计数字中得出’这一句前面加上‘在调查的时间内’吧？”伊万·伊万诺维奇回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之前的问题，并且在稿件上进行了标注。这时晚风徐徐吹来，将稿纸吹了起来，两人找了一块花岗石放在稿件上面。

俩人谈完工作，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像往常一样继续和伊万聊天，而是马上告辞，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不可能，你不可以走，我这有好茶，来喝茶。”

“喝茶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家。”

“别和我讨价还价了，你今天不要想走掉。”

从园子里飘进俄式钢茶炉所制造出来的被炭烟冲淡了的烟草和芥菜花的味道。这时女佣将浆果、茶点和干酪端了进来，并且将帕维尔带着马去河里洗澡的消息告诉了他俩。没有了交通工具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能待在这里。

伊万·伊万诺维奇对着尼古拉提议：“我们不如趁着他们准备晚餐的时候去河边散散步。”

因为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情，伊万住在庄园管家住宅的两个房间里。这座住宅坐落在靠近荆棘小路的一个角落里，这里比较偏僻，除了偶尔经过的垃圾车外几乎没有马车从这里走。而庄园的主人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百万富翁，他对革命者充满了同情。这时的科洛格里沃夫正在国外和妻子旅行，所以住在庄园里的除了他的两个女儿，莉帕以及娜佳之外就只有几个仆人和保姆。

隔开庄园主宅、仆人房、园子以及人工湖的是一道浓密的黑李子树所形成的篱笆。每次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这条路上散步时就会将那些栖息于此的麻雀惊起。看着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在树林中，欢喜地啾啾叫着，两人仿佛置身在一条淙淙流动的溪水边。

他们穿过种花的温室，路过园丁的住所，走过那些有历史的石头所构成的建筑，这一路上两人一直在探讨现在新起的文学家和科学家。

“当然，这些人有一些是有真才实学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道，“但是现在流行搞小圈子和组织各种不同的社团。所以不管是他们跟从索洛维约夫还是康德、马克思，总会有部分没有实学的人混进在里面。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人应该是孤独的，那些不是真心想要追求真理的人是不配和他们为伍的。可是这个世上值得我们追求并且信仰的东西太少了。一个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应该是不朽的，这样的生命才是真的有价值，所以人们不仅仅应该忠诚于基督还应该忠诚于不

朽！你看看你又开始吹胡子了，你完全不明白我想表达的，可怜的人。”

“好吧。”伊万·伊万诺维奇皱着鼻子哼出声。他体型瘦瘦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总是像一条鱼一样不肯安静下来。他和林肯时代美国人大同小异地留着胡须，有时他会不自觉地捋着自己的胡须，并且捻一捻自己的胡须。“你知道咱们俩对这件事情的观点不一样，所以我不觉得你说得对。但是今天我们聊到这里，所以你能告诉我，当他们将你神父的职位剥夺的时候，你心里的真实想法吗？别的不敢说，但是你当时一定是恐惧的。他们将你的教籍弄没了，是不是？”

“你在转移话题。这也没什么……我的教籍还在，因为这种制度早就在教会中取消了。不过对于将神父职位取消这件事情我还是很难过的，因为这件事情带来了很多后续的麻烦。比如说，我不能成为公务人员，不能去莫斯科和彼得堡。但是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我觉得，人对基督必须忠诚。所以我说这个道理，你不懂的地方在于，一个人是不是无神论者，是否相信上帝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人并不是自生自灭的，而是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中。而我们目前认为历史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所以就相信历史的根源应该是基督福音。而历史到底是什么？应该这么说，历史是一条人们探索死亡并且追求永生的一段长路，而我们正在这条路上努力。人们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以及电磁波的最主要原因正是这个，并且交响乐的创作也是基于此的。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前方的路是迷茫的，会错过很多有意义的发现。我们在《福音书》里可以看到关于信仰的解释，其中第一点就是学会爱你身边的人，这是一个人活着最基本的能力。一个心里充满爱的人是爱着这世上的每一个人的。第二点就是身为现代人的两个追求：第一个就是追求自由，第二个是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现代人没有这两种追求，那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你不要看不起这两种追求，你看即使放在现在来说这两种追求也是十分先进的。在远古并没有这种想法，所以除了杀戮、流血外还剩下什么呢？他们不会知道奴隶制度有多么无耻。不过远古还是留下了一些好东西，比如那些令人称颂的铜碑以及大理石建筑。人类开始自由呼吸是从基督降生开始的。从这时人们追求的目标变成了未来，而不是在战火中苟延残喘。人们在不断努力去克服死亡，但是又不能阻挡住死亡。哎，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能你一句也没有

听进去。”

“我的老朋友，你说得太形而上了。我的医生告诉我咱们该去吃东西了，不然我的胃就要闹革命了。”

“我就知道和你说这些是浪费口水，我们说些别的吧。天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怎么这么美啊，你这个幸运的家伙！不过我想你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所以现在肯定不像我一样，觉得这里这么美了。”

河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像一块被压皱的白银，闪着夺目的光彩，让人不能长时间地凝视。忽然来了一艘大型的渡船，上面载着马车、农民和他们的老婆。这艘船掀起的波浪让河面分成了两个部分。

“现在时间是五点多一点，那是来自塞兹兰的特别列车，五点五分的时候准时从这里经过。”伊万·伊万诺维奇看着远方平原上的从左边驶来的蓝黄色火车说道。因为距离的问题，火车看起来只有指甲那么大。但是那辆火车突然停了下来，浓浓的白色蒸汽从火车头部冒出来，紧接着就是悠长的汽笛声。

“好奇怪，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伊万·伊万诺维奇看着火车说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因为这里并不是停靠站。我们还是回去喝茶吃点心吧。”

尤拉在屋里和园子里都没有找到尼卡。尤拉想肯定是大人们把尼卡弄得心烦了，所以他躲了起来，而且自己年龄太小，他也不喜欢和自己玩。所以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舅舅工作的时候，尤拉跑到园子里玩。

这里的景色让人陶醉。黄鹂清脆地鸣叫，而且还是三响一停的节奏，好像每一次停顿都是为了让这么大的空间能将它笛子一样清脆的歌声吸纳进去。园里的花基本上都开了，那种浓郁的花香仿佛在园里迷了路，停在了花圃的上面，凝聚在空气里驱散不开。尤拉一下想起了自己和母亲去法国、意大利避暑时候的情景。他在园里绕来绕去，仿佛母亲和自己在一起，而且还在叫着自己，让自己去她的身边。可是这些都是虫鸣和鸟叫给尤拉带来的幻听。

尤拉穿过荒沟、小树林，然后爬到了壕沟下面，那里都是冬青树。

地面上铺着蔓草、枯枝以及衰败的树叶，走在这里让人觉得又阴又潮。这里的荆树上面没有什么花，倒是树枝很多，就好像尤拉那本《圣经》中关于埃及雕

饰拐杖的插图。

在这里尤拉感到愈加孤单，眼泪突然就充盈了他的眼眶，然后他跪在地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上帝的天使们，我最神圣的保护！”尤拉跪在地上默默地祈祷，“保佑我能在真理的路上前行，并且请对我的母亲说，尤拉过得很好，不要太想念他。如果人死后还是有生命的，那么主啊，请将我的母亲接到您的天庭。让她看看那些如星星般闪耀的圣徒们。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您对她慈悲一些。主啊，千万不要折磨她。”尤拉心里一直念着母亲，母亲……仿佛这样母亲就是另一个护持圣徒，两个人就能交流。但是他突然倒了下去，身体仿佛承受不住悲伤，他失去了知觉。

尤拉昏迷的时间并不长，他一睁开眼就看到舅舅在唤他。他马上答应，然后迅速地从小沟里爬出来。但是他忽然想起自己并没有为那个迷路的父亲做祈祷。自己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忘记为父亲祈祷。

刚刚那阵短暂的晕眩让尤拉感觉十分舒服，仿佛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他不想让自己回到原来那种状态。所以他想，等下次祷告的时候再加上父亲。他自言自语道：“让父亲等一会吧。”显然尤拉对于父亲不太记得。

跟随父亲出门旅行的米沙·戈尔东坐在那辆突然停下的火车的二等车厢。他今年刚刚十一岁，却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米沙喜欢沉思，眼睛又大又黑。他的父亲原来是奥伦堡的律师，但是现在两人要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地点——莫斯科。对了，他的父亲叫作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戈尔东。而米沙的母亲和姐妹们早就到达了莫斯科，将新家收拾好。

两个人在路上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

他们从炎热的俄罗斯飞驰而过，越过田野、草原，穿过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城镇、村落。他们看到公路上有一列列的货车被马拉着慢慢前进，偶尔会有一些马大摇大摆地穿过铁轨。从这辆特快列车向外看，那些马车仿佛都是静止的，所有的马匹都在原地打转。

每次火车停靠在比较大的火车站的时候，乘客就会马上跳下去奔到贩卖食物

的商贩面前。傍晚的阳光温柔地亲吻着这些步履匆匆的人们，而火车轮子也被映得发出金色的光芒。

如果把世界上每一个震颤分开看，它们都拥有不同的目的和计划，但是如果把这些震颤组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十分自然地融合起来，一起漂在生命的长流中。每个人的工作和奋斗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目标进行的。但是这些都是由“自由”这个意识统治，不然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正常地运行。而自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联系着每个人；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这会让人觉得快乐，让人觉得这些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这个存在死亡的世界里，还有一个空间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而这个同样的空间就是上帝之国。有些人说这就是历史，还有人给它起了别的名子。

而米沙是这一通则的例外，他并不快乐，而是抑郁，那来自心底的抑郁。他不能将这种抑郁驱除，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知道自己的不快乐有一部分是来自父母，而且他能够敏感地发现自己的这些改变，然而这些都让他觉得难过，甚至耻辱。

米沙在懂事之后，有一个发现。有一部分人虽然和大家长相、个子、大小差不多，生活习惯和说话方式也大同小异，但是人们却能明确地分辨出这些人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他们也不被人喜欢，甚至没有人肯去爱他们。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米沙还没有找到。这些人的家庭条件不好，即使后天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这就是身为一个犹太人的悲哀，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目标。这种悲伤让人觉得无力，没有任何道理能够解释通这种状况。

每次米沙将自己的疑问提出的时候，父亲总是这样回答他：“你说得简直狗屁不通，你的整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可是父亲并没有给米沙解释他推理错误的原因，所以米沙心里还是难过和充满矛盾的。

所以，米沙对所有的大人都是不太尊重的，当然除了自己的父母。因为这些大人并不能将所有的事情捋得清清楚楚。他一直期待自己长大，因为自己一定能给这些不合理的问题找到合适的答案。

就说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没人说父亲冲出车门追那个疯子是一件不该干的